

滁州西涧，你在哪里？

◎王勇/文 骆跃泉/图

西涧中下游结合部水面

引言

一只黄鹂在唐诗里鸣叫，一千多年余音袅袅。在山水诗里，一首《滁州西涧》，画意情韵，让世人魂牵梦绕。今人慕名寻找西涧，总会被告之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西涧已淹没在新修建的城西水库中……难免令人失望。

近些年来，本地人也把城西水库称为西涧湖，可见人们的“西涧”情结。面对“现实”，内心终究是不舍的、矛盾的。

无数年碧波荡漾的西涧，承载着文学美学意蕴和厚重历史文化，难道就这样在我们眼前消失了吗？

1. 乌兔河是西涧下游一段，不宜代表整体西涧水系

不少人认知的滁州西涧，即乌兔河，在城西由小沙河和大金河交汇，由西向东入上水关，被城西水库作为库址没入水底，这是事实。人们认为乌兔河就是西涧，其根据梳理如下：一是有史据。清光绪年间滁州知州熊祖怡纂修《滁州志》中“舆地志”记载：“小沙河……又东，合金家桥之水，为乌兔河，有桥曰乌兔桥。又东入上水关，以在州之西，又名曰西涧，唐韦应物《滁州西涧》诗，即指此。上有野渡桥，即取诗意也。”二是有物证，据当时居住附近的老人回忆，滁城西门外野渡桥边上还建有野渡庵。三是有诗证。清著名诗人王士禛在历史上有无西涧这一问题争论上，为滁州站台，否定滁州西涧是六合芳草涧的说法。他还亲自来滁考察，作《题野渡桥》：“西涧潇潇数骑过，韦公诗句奈愁何？黄鹂唤客且须住，野渡庵前风雨多。”此诗具有史料价值，既肯定滁州西涧是客观存在的，表达怀念韦公之意，又证实后世西涧边建有野渡桥、野渡庵，反映了滁人对韦公的敬仰之情，不因时光流逝而消散。

西涧就是乌兔河，已沉入城西水库中，很长时间以来，几乎没有人怀疑。十多年前，本地一文史爱好者质疑此说，他在报纸上发文，认为“西涧古渡”在赤湖铺，小沙河才是西涧，只是未引起反响，西涧已消失仍占主流意见。滁州西涧——乌兔河——沉没于城西水库，似乎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。

我对此先是怀疑，后经多次实地考察，认真查阅分析相关资料，已知其实不然。说乌兔河是西涧乃认识误区，原因是乌兔河不等于西涧。从哲学观点看，一小部分不等于整体。西涧是整体，包含了乌兔河，而不能反过来说，小部分的乌兔河就是整体西涧。

我们应该准确了解韦应物心中，笔下的“滁州西涧”，这是判定西涧是否存在的一个主要标准。可以肯定，韦诗所指的滁州西涧是一条完整水系，其发源、涧流、归处俱全，历历可查，绝非指一段河流。正如韦应物把滁州州城以西连绵不断的群山统称为西山一样，他也为这条穿行于群山之间、上下贯通的水系起了一个西涧的总名字。诚然，这条水系一段一个名字，有的保留至今。

西涧发源于南谯区和全椒县交界的滁州西南山区，有东、中、西三个源头，西源头花山水量最大。三个源头活水汇聚为上游赵家河、三叉河，向北入中游赤湖涧、石涧涧，再往东转下游乌兔河、内城河，归入清流河。其总长度约五十里，水体碧波清澈，水路婉转跌宕，中游涧水汇聚两侧丰山、关山山脉多处山溪，下游乌兔河地势低洼开阔，也是城西水库兴建之地。这条水系上中下游三段，古今如述至少有六个名字。据2012年版《滁州市水利志》，西涧水系上中游统一称为小沙河，从所航拍

拍图看，水道延续至今、保存完好，十分值得庆幸。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，小沙河，加城西水库、内城河，就等于唐代天然的西涧水系了。城西水库为现代人工开发，是时代艰苦奋斗的壮举造就的滁城“大水缸”，它的供水水源主要靠小沙河，即西涧上中游。据统计，后者年平均输送洁净水源近5000万立方米，是万万不可缺少的库水水源。城西水库一直隔南大闸和补水暗渠与内城河相通；后修北大闸，又经泄洪道与清流河相连。去年开工城西水库加固工程，重建北大闸，封闭南大闸，更加强了西涧上中游、城西水库和清流河的联系，以保证西涧水流得通、蓄得足、排得下，确保滁城饮用水供应和岁岁安澜。

随着《滁州西涧》的传播和旅游热的兴起，访古探幽西涧的游人会越来越多。如何正确介绍西涧，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。滁人不负先贤，保护了西涧和周边环境，而西涧惠泽滁人，提升滁州山水知名度，更是功德无量，这是人水和谐的经典例子。西涧下游一段变身水库，可看作西涧的扩容和提升，乃是时代进步的华丽转身，而山与水的进一步融合形成的美景，也是对韦应物最好的告慰。韦应物在《西涧种柳》五言古诗里，最后深情地吟道：“延咏留嘉赏，山水变夕曛。”今人在城西水库大坝上眺望着山水相依、夕阳余晖下的山光水色，吟诵古人脍炙人口的诗句，不正是韦诗意境的再现吗？

2. 韦应物钟情的滁州西涧，成为他的精神栖息地

笔者所持西涧是一个水系的观点，不是臆测，是有充足根据的。西涧等于今天的小沙河，即西涧上游赵家河、三叉河，加西涧中游赤湖涧、石涧涧，再加西涧下游乌兔河（现城西水库）、内城河，共同组成西涧水系。韦应物在滁州诗中对各段皆以“涧”统称之，明显是作为一个水系看待的。韦应物之所以称“涧”，本西涧中游赤湖涧、石涧涧，涧水两边幽谷丛林，是名副其实的涧水。将上下游河名统一纳入涧名中，以此统一全水系，以“滁州西涧”命名，既点明地理位置，指出水的实质，名字又简明响亮。

这一富于诗意的水系名称，可谓是此水在群峰林中百转千回、又从容出山的写照，同时反映出韦应物钟情、宣传西涧的独特用意，使她从默默无闻最终达到与琅琊山水并称的高度。用今天的话说，这是韦应物成功完成了对滁州山水的创意策划和推介。

爱诗的人皆知，唐诗惜字如金。韦应物在滁州诗中，先后提到西涧多达九次。其中《滁州西涧》等三首诗，直接以西涧为题目。细读他的这些诗，了解他如何认识和融入西涧的，从中探寻他从发现西涧、美化西涧、再到隐居西涧的心路历程，也帮助我们更完整地认识西涧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完整水系，乌兔河仅仅是其下游一段。

韦应物于唐德宗建中三年(782)秋到任滁州刺史。公务之余，遍访滁州山水，与琅琊山水结下不解之缘。他在《游西山》诗里表白心迹：“所爱唯山水，到此即淹留。”韦应物性高洁，好藏书，喜幽静，所以他与地处寂寥、碧波潺潺的西涧一见钟情。在这首诗里，隐含了他对西涧源头的探访，即颀联“弄泉朝涉涧，采石夜归州”，这句写寻水，与颀联“挥翰题苍峭，下马历嵌秋”，写游山相对。涧水是山溪的汇聚，其源头自然是山泉。“采石”指寻找溪泉里类似雨花石光滑有纹路的小石头。韦应物此行，早有预案，骑马出行，朝去夜归，游程应很远。可推论西涧最深的源头，韦应物已到此赏玩。

自发现了西涧后，西涧水常在韦应物心中引起波澜。韦应物在地方为官，一直奉行儒家仁政思想。来到滁州，看到的现实是“邑有流亡”，耕种的农民“仓廩无宿储，徭役犹未已”，自己也无力解决民生疾苦，自叹“无术”，不免产生自责和内疚心理。加上思乡和担心亲人的安危，内心充满了忧虑。余闲沉浸琅琊山水，是他拓展胸襟、释放压力的最好方式。碧波婉转、默默流淌的西涧，给了他极大的精神安慰。他想着西涧做一些事情。他想到了在西涧边种柳，既美化了西涧风光，又表达了慕陶之意，寄寓他的理想。他带领僚属在西涧边种柳，选择的地点是西涧下游乌兔河，这一段离城近，土地平坦，也方便州民游憩。韦应物还以西涧作为观察视角，了解农家的生产生活，他有名的《观田家》一诗，也作于西涧下游乌兔河。韦应物逐渐融入西涧，并以此观照自己在滁的岁月。

在一次探寻西涧入河口的东郊游中，韦应物思考了人生的一个重大决定。他沿涧(即内城河)出东门到郊外，在西涧入清流河(滁河下游最大支流)口停宿，放眼山水田野，心旷



西涧中游春景，位于关山与丰山之间。

神怡，再沿涧返回。记入此次行程的《东郊》，为韦应物最擅长的五言古诗，入选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是代表作之一。全诗如下：“更舍踟蹰年，出郊擘清蹊。杨柳散和风，青山澹吾色。依丛适自憩，缘涧还复去。微雨霰芳原，春鸟鸣何处。乐幽心屡止，遵事迹犹遽。终罢斯结庐，慕陶真可庶。”西涧源于深山，归于清流河，惠泽城乡百姓，不愧老子称赞的“上善”品行。韦应物联想到自己的归宿，想到去职之后归隐西涧。

韦应物在滁州的两年多时间，他于唐德宗兴元元年(784)末罢刺史职。他本渴望回老家长安，因无足够路费，便选择在西涧边“结庐”隐居，对此他有思想准备。韦应物选在西涧中游——赤湖涧隐居。赤湖涧有一渡口，连接两边山路，沟通关山东西和城里。那时涧上尚未建桥梁，渡口有舢公撑船(一说此渡两岸用绳子拴住渡船，游人自渡)，这就是韦应物《滁州西涧》提到的野渡。唐时滁州人口不多，这种荒野渡口，不是赶集，平时人很稀少。此过清流关的山路在六百年后的明初成为京京驿道中的一段，转身变为热闹官道。走马跑车了，自然需要建设桥梁，即保留至今的赤湖铺石桥。那么原来的野渡、渡船就随之消失了。韦应物在滁最重要的遗迹，西涧中游隐居处的草庐，也和野渡一样，随着时光风雨的吹打，未留下任何痕迹。

为什么韦应物在西涧边隐居，不选择离城更近的西涧下游，而是选择中游呢？这与他喜静的性格有关。有诗为证，他在《野居》诗里总结了这段生活：“结发屡辞秩，立身本疏慢。今得罢守归，幸无世欲患。栖止且偏僻，嬉戏无早宴。逐兔上坡岗，捕鱼缘赤涧。高歌意气在，贵酒贫居惯。时启北窗扉，岂将文墨间。”此诗中间四句，透露两个信息，一是野居地址偏僻，二是沿着赤湖涧捕鱼、坡岗逐兔(意图谋生场所)，这就排除了村庄和人流较多的西涧下游乌兔河。韦应物隐居是真，不愿人打扰，西涧中游荒僻清幽，山水景色更佳，且野生动植物食品资源丰富，是隐居的理想场所。韦应物隐居期间要自食其力，过艰苦的生活，不可能终日在山水间吟诗。但韦应物很适应、很享受这种有点沉重的自由，隐者的乐趣正是他的追求，他的精神是愉快的、充实的。

在不能外出的雨天，他尽享闲暇时光，还希望在官场中的侄子抽空来放松一下。韦应物在《西涧即事寄卢陟》里说：“寝扉临碧涧，晨起澹忘情。空林细雨至，圆文遍水生。永日无余事，山中伐木声。知子尘喧久，暂可散烦缨。”韦应物隐居所筑茅草屋面对西涧，在春雨里西涧水花飞溅，碧波涌动，两侧山脉鲜翠欲滴，这景象让人沉浸其中，忘了尘世烦愁。

而久雨的西涧，正如他在《滁州西涧》里描绘的那样：“独怜幽草涧边生，上有黄鹂深树鸣。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。”无雨的西涧白天生机盎然，久雨的傍晚则是春潮澎湃的大观景象，更让人感受到，西涧春天的生命不可遏止的力量。那“野渡”所横“孤舟”，其暗喻或暗示的内容，引人无限遐想。笔者认为，这首二十八字的七绝，应是献给和赞美西涧春天生命的神曲。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，暗合了诗人“乐幽”和“待时”的微妙心境。如果说，《滁州西涧》是韦应物为西涧描绘的春意图，那么《野居》就是他的自画像，描绘了一个安贫乐道、后世称为“吏隐”的君子形象。这两首十分珍贵的诗篇，都是在西涧边完成的。西涧助力韦应物完成了传世杰作和隐居理想，这是山水和诗人互相成就的典型案例。

儒家入世和积极作为的思想与道家退守山林的矛盾，始终伴随韦应物的仕途。当然朝廷没有忘记他，在这年秋天，他便赴江州上任了。在滁州西涧中游的这段隐居生活经历，不仅使韦应物在创作上达到了一生的最高峰，而且在融入西涧山水中，调适了心境，滋养了心灵，精神上得到了充电，为他此后人生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。

随着明代两京驿道的开通和西涧中游赤湖铺桥梁的建成，原“野渡”已不复存在，西涧文化重心逐渐向下游乌兔河转移。乌兔河保留的渡口，后来有的也变渡为桥。人们为纪念韦公，除了在丰乐亭九贤祠里供奉韦公外，在靠近西涧口的乌兔河末端，取韦公诗意，命名一座野渡桥，南岸建野渡庵、幽草亭，也方便人们表达怀念韦公之情感。人事代谢，后人不了解西涧渡口的变迁，便认为此野渡桥处就是韦诗中的野渡了，更不了解西涧是一个完整水系，认为乌兔河就是西涧了。其实，西门外被淹在城西水库下的所谓野渡桥，与真正的野渡虽在一个水系上，但相隔十里左右。西涧的中游被大小丰山阻隔，离城较远，城里的人并不熟悉；而下游的乌兔河，就在城外眼皮底下，似乎人们更易接受乌兔河就是西涧。但这距离真正的西涧，也即韦应物的“滁州西涧”相去太远了。

上述梳理韦应物与西涧的关系和他心目中真实的西涧，可知后人误把韦应物发现、命名的滁州西涧，这么一条源自深山、一路山溪汇聚、最后归于清流河的完整水系，肢解、缩短为一个孤零零的西涧下游一段——乌兔河，显然不合情理，与事实相悖。在乌兔河上修建水库，并不意味着西涧悲哀地消失，而是相反，两者融为一体了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西涧是滁州的命脉，一直在跳动，不曾有一天消失，一直在碧波荡漾地流淌不息……

3. 古代文人眼中的滁州西涧

韦应物《滁州西涧》问世后，传诵不衰。历代诗人游览、吟诵西涧的现象不断。在这里撷取两首关于西涧的诗，以加深对西涧不是乌兔河、而是完整水系的认识，也为本文添一段花絮。

明代滁州判官尹梦璧所绘诗画合璧滁州十二景，其《西涧春潮》诗：“东风吹雨过城头，洒落千山水驶流。白鸟乍惊迷古渡，青浦微露失芳洲。怪看潮势思强弩，喜听涛声欲泛舟。抚景追忆韦刺史，寻诗常伴道人游。”熟知西涧中游涧水的人，一看便知三四句分别写赤湖涧、石涧涧，也即韦应物隐居处。明代西涧除中游建赤湖铺桥外，下游还建有乌兔桥、野渡桥，一般建桥处地址原为渡口，对后世来说有三个古渡。无怪乎说鸟迷“古渡”，实际是人迷，误把野渡桥处当成真正的野渡所在地了。无疑，距离韦应物比我们近四百年的尹梦璧，对西涧野渡具体方位更清楚。

同为明代的诗人朱云在《西涧观潮》诗里，一语道破：“南谯称望郡，西涧号名津。水去遥通海，潮生每及辰。来时沙碛满，落处石痕新。古渡今非昔，应无揭后人。”这两句挑明，今人所说的古渡已不是昔日的野渡了，韦应物那样的古代人物也难以再现了。诗人面对不变的和变化的古渡，顿生思古之幽情。诗人是把西涧作为连山通海、潮生潮落的完整水系相对待的，大凡诗人歌咏西涧春潮皆如此。仅靠西涧下游乌兔河这一段，是难以承担起这春潮使命的，古代文人对此看得十分清楚。

这也启示人们，根据乌兔河和后来其上所建的野渡桥、野渡庵是否存在，来判定西涧是否存在，这一判定标准错了，因而结论与事实背离。



赤湖铺石桥

4. 关于西涧在哪里的答案

行文至此，终于可以回答本文的题目了。可以想见，没有西涧，琅琊山水将暗淡许多。上苍垂爱，钟灵毓秀，赋予琅琊山山名水，这是滁州之大幸。韦应物心中笔下的“西涧”，不但在文学史上永存，而且在自然界也不会消失。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的。

溯源西涧之名，不得不佩服唐代大诗人韦应物一千多年前的睿智和远见。其用意之美好，与西涧水一样，滋润和陶冶滁人。

西涧在哪里？就在滁人的身边，她就是今天仍然连成一条水系的小沙河、西涧湖和内城河。作为平时一条婉转幽静的涧水，无论水多水少，西涧从来没有消失过，一直发挥着天然的功能。“滁州西涧”是韦应物留给滁人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。

西涧水与琅琊山一样，作为琅琊山水文化中两个最负盛名、集自然与人文于一体的山水景观，在生态文明的时代理念指导下，通过人们的精心呵护、保护，将永久山清水秀、大放光彩。

今天已到了澄清滁州西涧本来面目的时候了。那种西涧已淹没于城西水库中的观点，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，也是人云亦云的陈说，就让它烟消雾散吧。

